

叶渭渠著作集

日本文学思潮史

叶渭渠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313.09
Y461-3

叶渭渠著作集

日本文学思潮史

叶渭渠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文学思潮史/叶渭渠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7
(叶渭渠著作集三)

ISBN 978 - 7 - 301 - 15349 - 9

I. 日… II. 叶… III. 文学思想史 - 日本 IV. I31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5088 号

书 名: 日本文学思潮史

著作责任者: 叶渭渠 著

责任编辑: 诸葛蔚东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15349 - 9 / I · 211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pup.cn>

电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6 印张 441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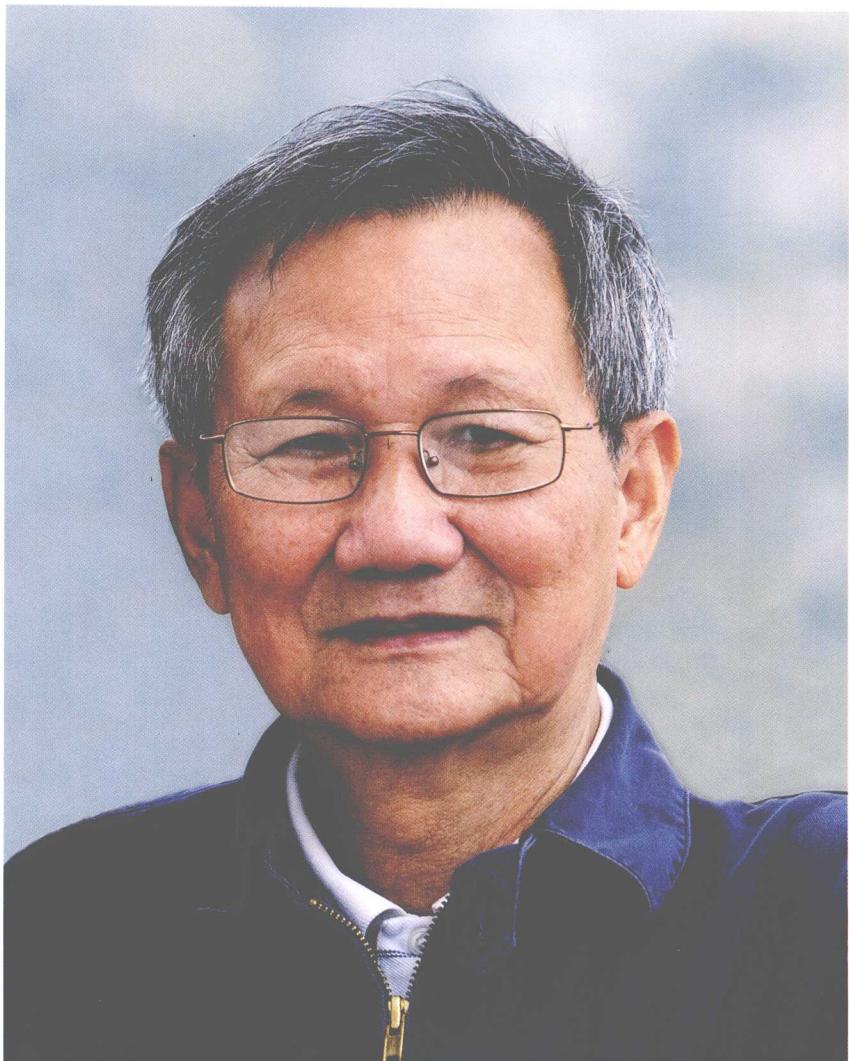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葉渭渠

自序

叶渭渠

耄耋之年,有机会将刚完成的一部新作和选出两部主要的旧作整理或修改,出版三卷本的作者著作集,作为个人大半生研究成果的集大成,回顾和总结自己求学求知的历程,感慨万千。

作者于1956年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毕业以后,进入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从事对日文化交流工作,主要担任译员。1958年,这个机构升格为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是年,随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同志率领的中国艺术团访问日本,第一次接触到日本的人文景观,置身于日本文化氛围中,心中不由地涌起一种新鲜感。回国后,由于工作的需要,当过领导的机要秘书,然后长期从事职能部门的日本文化调研工作。在时任领导、著名诗人、日本俳句研究家和翻译家林林同志的亲切鼓励和指导下,开始从事业余写作和翻译。但是,在那个年代,尽管你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尽管你很好地完成本职工作,并受到领导的表扬,有时还是会被某些人指责为“搞自留地”,“走白专道路”。尤其是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后,更会被作为“追求成名成家”而加以批评。林老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对我的支持,让我迈出了求学求知的第一步,为其后从事日本文学、文化研究打下初步的也是重要一步的基础。

在那个空前大劫难的年代,我正处于青壮年时期,1969年全家四口人被一锅端,下放河南农村体力劳动改造三年,失去了很多,却寻回了最重要的失去——自我,逐步恢复独立思考的能力,决心弃政从文,弃仕从学。回到北京以后,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文学编辑工作,学做选题,做编书,与译者交流,开始学习翻译一些中长篇小说,为我其后翻译日本文学铺垫了一条新路。历史性的灾难刚结束,编辑之余,我首先选择了川端康成这个在当时来说难度较大的作家,作为翻译和研究日本文学的切入点,试图打

破迄今只翻译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既成局面。《雪国》译毕，险些胎死腹中。几经周折出版之后，遭人撰文指责“《雪国》是描写五等妓女”，译介《雪国》是“嗜痂成癖”。我没有气馁，而且得到从名家到普通读者来函或撰文热情鼓励。曹禺先生来函云：“昨日始读川端康成的《雪国》，虽未尽毕，然已不能释手”。刘白羽先生也多次来函或著文盛赞川端康成文学之美。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天虽然阴沉，但你们送给我的成堆贵著，在我的心灵里却闪耀辉煌，我摆在沙发前书几头，这是美的大山，这是你们二位的心血之铸，我如获至宝。”他们鼓励我在学问上为求真求实不断努力，我继续翻译了川端康成的系列作品和撰写了《东方美的现代探索者川端康成评传》、修订版《冷艳文士川端康成传》等。现在回头来看，当年谁会料到拙译川端康成的《雪国》，于2002年被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为大学生必读书目之一，而且是必读书目中唯一一部日本文学作品。迄今为止已有二十几家出版社出版了这部拙译本，这不仅是我个人对学术真实的执着结果，更是在于时代的进步，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也是文化和文学的进步。

在出版社工作时，由于种种原因，几位资深编辑要求调离，我这个新编辑也在其中。当时胡耀邦同志主政，对高职知识分子十分重视，并制定了新政策。时任党委办公室主任向我透露此事，间接表达对我要求离职的理解。我的愿望也由此得到了实现。其中三人分别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美国研究所和中国艺术研究院。我也有幸，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何方同志不嫌弃我这个五旬有余的老人，接纳了我，让我兼及研究日本文化，并两次征询我的意见，让我担任社会文化室主任，我自觉不是当“官”的料，既已下决心从文、从学，就接受了前者，而婉谢了何老的后者好意，以“寡欲勤奋”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上，进入了前半生曾苦苦追求的学术理想之境。

何老的指点，让我兼及研究日本文化，扩大了我研究日本文学的视野。其时正值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初期，我国学界提出了“更新文学观念”和“重写文学史”、“重写学术史”的议题，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借此良机，积极学习文艺学、文化学、美学理论以及相关边缘学科的知识，重新整理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图书目录和已经搜集到的资料，还进行一些中期研究课题，撰著了《日本文学思潮史》，与月梅合著了《日本人的美意识》，并为撰写《日本文学史》做着前中期的准备工作。

在这个时候，一家出版社来约稿，我们提出几位作家的作品，其中有三

岛由纪夫的《春雪》。因为写《日本文学史》现当代文学部分,三岛由纪夫其人其文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但是,在“文革”期间提供当时第一夫人御览的《文艺专辑》,将三岛由纪夫定性为“推动日本军国主义加速复活的反动作家、右翼法西斯分子”,他的作品是“贯穿着武士道加色情的黑线”,“是日本军国主义逐步复活的一个侧面。”虽然我们当时手头掌握的资料有限,但从他的《春雪》等作品来看,对这个结论是存疑的。不过,提出翻译《春雪》这个选题,我们也有所顾虑,曾与林林同志商量过,林老让我们不要带这个头。我们将此意见坦承告诉了出版社。幸好出版社层层请示,最后获得时任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高层领导批准,《春雪》终于由月梅翻译,三岛由纪夫小说终于第一次得以在我国公开出版发行,与我国读者见面了。

1989年之后,我退休了,但仍坚持走我的独立求学之路。1991—1992年访美、日两年期间,我们进一步广泛地搜集日本文学史的有关文献,与日本作家、文学史家对文学史的写作深入交换意见,同时也掌握了三岛由纪夫的大量资料,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后,不能认同《文艺专辑》对这位作家及其作品的上述定位,于是我在《文艺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就这位作家的精神结构的双重性和文学作品的复杂性论述了我的观点,还主编了“三岛由纪夫文集”(全10卷)、月梅撰写出版了《怪异鬼才三岛由纪夫传》,以供读者重新辨析三岛由纪夫及其文学。此时,有人指责我们搞“三岛热”,为“军国主义分子”翻案,公开攻击我们“没有民族感情”,甚至以非学术的手段引来外力干预我们召开的“三岛由纪夫文学研讨会”,以及发生某部门时任某副部长个人大笔一挥责令停止发行经过主管部门合法审定出版的“三岛由纪夫文集”的非常事态。于是,我将研讨会的论文合集出版了《三岛由纪夫研究》,再主编一套全新的“三岛由纪夫作品集”(全10卷),经过主管部门同意后出版了,以便让学界和读者更多、更全面、更客观地了解三岛由纪夫及其文学,进行学术探讨乃至学术争鸣。通过这些事,使我们懂得做学问贵在坚持,贵在迎难而上,贵在不懈地维护学术的尊严和追求学术的真理。

1993年,受到国务院表彰“为发展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的特殊贡献”,给予政府特殊津贴并颁发证书。在突破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这两个难点——一个在伦理观念上,一个在政治观念上——总结研究日本文学及其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与月梅准备了多年的《日本文学史》(全六卷)进入写作阶段,经由中国社科院推荐,列入了国家社科基金“八五”和“十五”规划项目。从此这个课题前后花费了整整十年的功夫最终完成,收

入季羨林先生总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于2004年出版,获得国内外学界的积极评价。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化集成”中华文化编主编刘烜同志著文评价说:“叶渭渠、唐月梅教授的《日本文学史》(全六卷)是国内最有规模,在学术上有总结性、奠基性的著作”。日本著名学者加藤周一称赞“其贡献是不可估量的”。这部《日本文学史》荣获第二届中国社科院离退休人员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日本文学史》和此前出版的《日本文学思潮史》、《日本文化史》(图文本)、《20世纪日本文学史》等多部论著,被20多所大学有关院系(包括台湾师范大学东亚文化暨发展学系)列为考研必读参考书。2007年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2000—2004)排名外国文学学科论文引用前10名作者中,愚排列第6名。这些过高的评价和奖励,对我是极大的激励和鞭策,让我更不敢怠慢,更有信心地继续焕发迟暮的学术活力。

今年八旬的我,刚刚完成我院老年科研基金项目《日本文化通史》,就着手整理旧作《日本文学思潮史》和修订编录《日本小说史》,筹划出版三卷本著作集作为我一生求学的纪念,也作为报答何方老所长给我求学机遇的恩情,以及献给社会和读者的一份学情。我们研究所新任所长李薇同志闻知我的这个意愿之后,在上任交接工作的百忙之中,还为促成出版这套三卷本著作集操心,付出巨大的智慧和精力,获得了我院老干部工作局、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日本文化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及总编张黎明同志的大力支持,资深编辑诸葛蔚东同志的精心策划,还有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许金龙同志多方操劳,以及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乌尔沁同志等同仁对此事的关心,使我的意愿得以实现。日本研究所还计划为此召开出版纪念和学术研讨会,并得到我所办公室屠亮智、彭华等同志的大力协助筹备。在这里,千言万语也未能表达我对他们的谢意于一二。我谨向他们,也向关心我的同仁和读者表示我的心意:我求知永不言倦,求学永不言老,在我不多的余生中,分秒必争永不停步地在求知求学之路上继续走下去!更加坚定地在求真求实之路上继续走下去!

最后还得多写几句,这套著作集中的《日本文化通史》刚完稿,月梅成为本书的第一读者,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有关艺能戏剧的几节共同商讨而写就。我们去年刚搬迁至百子湾南二路,第一次撰文于新书斋,之所以命名为“倚梅斋”,一是我们认为学人应有像梅花凌寒傲霜那样的风骨,二是我与月梅在几十年求学之路上紧密相倚走了过来,也是我们大半生努力为人文实践的一个缩影。还有旅美前后多年,儿女、儿媳女婿不顾平日工作繁忙,

周六日经常陪我们到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胡佛研究中心图书馆、奥克兰亚洲图书馆借阅我们需要的参考文献和复印图书资料,在我们著译工作中也留下了他们浓浓的亲情,助我们在快乐的生活环境中,提高工作效率,在美期间完成了一些主要论著和译作。

简单回顾几十年在晴朗或阴雨的天候下走过的路,写下此小文作为这套著作集的自序,敬希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2009年春写于百子湾南二路倚梅斋

目 录

自 序	1
绪 论 日本文学思潮史的研究课题	1

古 代 篇

第一章 风土·民族性和文学观	15
第二章 自然观与古代文学意识	26
第三章 古代文学意识的萌芽	37
第四章 万叶批评意识与古代文学意识相生	51
第五章 歌论与古代文学思潮的完成	65
第六章 写实的真实文学思潮(一)	78
第七章 浪漫的物哀文学思潮(一)	91
第八章 写实的真实文学思潮(二)	109
第九章 浪漫的物哀文学思潮(二)	121
第十章 象征的空寂幽玄文学思潮	141
第十一章 象征的闲寂风雅文学思潮	153
第十二章 古典主义文学思潮	165
第十三章 性爱主义文学思潮	177
第十四章 劝善惩恶主义文学思潮	189

近 现 代 篇

第十五章 古代与近代思潮的接点	203
-----------------------	-----

第十六章 启蒙文学思潮	215
第十七章 写实主义文学思潮	224
第十八章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234
第十九章 自然主义文学思潮	242
第二十章 唯美主义文学思潮	265
第二十一章 理想主义与新现实主义思潮	276
第二十二章 无产阶级文学思潮	290
第二十三章 艺术现代派文学思潮	317
第二十四章 文艺复兴与日本浪漫派文学思潮	336
第二十五章 战后派文学思潮	347
第二十六章 存在主义文学思潮	358
第二十七章 民主主义文学思潮	372
第二十八章 无赖派文学思潮	384
第二十九章 当代日本文学思潮	394
主要参考书目	406

绪论 日本文学思潮史的研究课题

文学思潮史的研究对象和意义——文学思潮流变因素——文学思潮的发展模式和特征——文学思潮史的时代划分——立体交叉研究方法论

“文学思潮”这一概念简单解释是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潮流。具体地说,是指一定历史时期内和一定地域内形成的,与政治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革以及人们的文化精神和审美要求相适应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潮流。但是,从这一概念出发,对文学思潮一词也可以作出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

通常提到文学思潮,较为普遍的是从狭义的角度解释,认为文学思潮不仅在个别或少数作家的创作中有所反映,而且表现为有影响的作家群共同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自觉实践某种共同的文学纲领,并形成一种遍及全社会的思想倾向。在概念上,文学思潮比文学思想要广泛得多。

具体地说,这种狭义解释似乎是专指在文学形成主义形态之后出现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潮流,强调文学思潮必须具有作家的集团性、文学纲领的共同性,以及在社会上影响的广泛性和特殊性。比如,从 17 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到 18 世纪末、19 世纪前期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到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出现的社会主义文学思潮等,几次大规模的文学思潮都具有鲜明的文学纲领和丰富的创作经验,其影响超越时代和地域而及至今日。这一狭义的

文学思潮概念,将文学思想与文学思潮严格区别开来。

从广义上说,文学思潮是在文学流动变化过程中,伴随文学的自觉而超个体地、历史地形成的文学思想倾向。它不是多个作家及多个作品的个体思想倾向,而是超个体的共同思想倾向,即作为文学上的客观精神和观念体系,流变于社会整体,包括时代、民族、阶级、地域各个层次上的共同文学思想倾向,并对文学创作起着导向作用,与政治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的变革相适应,也与人们的审美意识和思想情绪相一致。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文学思想与文学思潮是属同一个概念范畴,两者不能绝对区别开来。如果说有所区别的话,就是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称谓罢了。早在古代,伴随文学的自觉和文学意识的产生,文学思潮以观念形态超个体地、历史地形成,并处在不断的起伏变动之中,一般称之为文学思想。所谓文学的自觉,就是人们带着自觉来创作文学,这是与上古人的无自觉或半自觉地创作文学相比较而言的。广义上的文学思潮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无自觉阶段。文学创作只赖于生活意识,包括原始的劳动生活、信仰生活、性欲生活等生活意识或刚萌发的朦胧的文学意识,尚未达到半自觉的文学意识的程度,更不用说产生自觉的文学思想(无论是个体的或超个体的)和形成文学的观念体系。第二阶段是萌芽、生成、发展中阶段(或未完全成熟阶段)。经过个体以一种自觉来创作文学到超个体的自觉创作文学,发生了第一次质的飞跃,促使朦胧的文学意识发展到自觉的文学思想,并形成观念体系,影响着一定时期一定地域的文学创作的思想倾向。这种超个体的文学自觉的历史性转变,作为以观念形态出现的整体的共同文学思想倾向,便成为文学思潮发展的初级阶段。第三阶段是发达期(或成熟期)。从以观念形态为中心的文学思想发展为以主义形态为中心的文学思潮,发生了第二次质的飞跃;促使人们在共同的文学纲领指导下进行文学创作,对文学运动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以日本文学思潮的发展为例,在6世纪以前,日本古代早期的歌谣大多基于生活意识,处在诸种文化的混沌意识状态;至8世纪《万叶集》(764—769)中后期的歌谣才开始萌生文学意识,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逐渐形成日本和歌以及其他文学形态赖以存在的“真”(まこと)、“哀”(あはれ)、“物哀”(もののあわれ)、“幽玄”、“风雅”(みやび)、“空寂”(わび)和“闲寂”(さび)等观念形态,其发生点姑且以“发现”、“感觉”、“理想”三个概念规定之。它们分别成为写实、浪漫和象征的审美起点,由此生发出种种文学思想的倾向,并作为观念形态的思潮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支配日本文学创作的潮流。明治维

新以后,在西方文学的渗透下,这三种文学思潮在固有的日本文学思想的滋养下趋于成熟,以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等主义形态出现,成为三大文学主潮。因此,在整理日本文学思潮的时候,就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态度和方法,一种是以日本人自古以来的文学意识和特殊用语来整理,另一种是完全参照西方文学思潮的主义形态来整理。

由此,在研究文学思潮通史的时候,似乎可以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文学思想和文学思潮(在这里,文学思想含有超个体的客观的文学精神的意义),即可以把这两个词作为表示现代所说的文学思潮这一概念。同时,观念形态与主义形态作为一个统一的发展系统,在整理日本古代文学思潮时,应以日本自古以来的文学意识和特殊用语来整理。

日本美学家竹内敏雄在《文艺思潮论》中将文学思潮定义为:作为语言艺术的文艺领域中的精神潮流。他指出:文艺思潮不外就是这样超越和包含各个艺术家个人的精神,并且与之同样具有生动的现实性,随着时间不断变化的、依场所能分为多方面的客观精神之潮流。

作为本书的研究课题,正是按照这个广泛的文学思潮定义,将文学思潮视作文学思潮概念的演变,即文学思潮未作为主义形态出现和普及之前,文学思想是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创作理念等合成一体,抽象化而形成的客观精神,在不断流动、发展、变异的运动过程中,与各种社会文化的力形成一个统一体。这一统一体不是一成不变的结合体,而是由观念形态走向主义形态过程的结合体,即是一个与文学的整体内涵、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运动机制联系起来的运动体。因此,在这里也将古代文学思想界定为文学思潮,作为这个过程的结合体的统称。

简单地说,文学思想是最初的文学思潮,同样是文学的主张、理念、审美观念和创作经验的综合表现。据此,文学思潮史的研究包括古代的文学意识和文学思想,其对象与文学史、文学评论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有其交叉关联的部分,更有其不同的着眼点和侧重点。文学史的研究对象是各种文学内容、形式、思潮、流派的产生、发展和演化的规律性以及重要作家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文学评论史的研究对象则以把握美的精神为中心。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民族精神,而文学思潮史的研究对象则是研究上述综合表现的过程,以及文学上的美的精神和民族精神的调和与统一。

文学思潮的发展史,是文学发展史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思潮是文学历史的河床。人类起初是有了文学创作和文学体验才有对文学的反省和自觉——当然,这是指古代一般而言,到了近代往往出现与之

相反的规律,文学评论、文学思潮多是先行于文学创作,推动文学创作——文学的创作、批评和文学的自觉彼此不断循环流变,形成种种文学思想乃至文学思潮。也就是说,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是超个体地参照某种客观精神和观念体系运行的。文学思潮总是处在动的状态,富有流动性和生命力,影响着一定时期、一定地域和一定作家群的文学的主题、题材、风格、结构、审美、表现、流派,以及对作家的文学活动和作品的批评,乃至对整个文学历史的评价。目前,一般文学史研究基本上习惯于对具体作家的作品、内容与形式进行孤立的、静态的评价这种固定的模式,这样就很难准确把握作为文学整体内涵的文学思潮与美学思想,以及与之相关的大文化思想背景,以作出历史的本质的评价。因此,要突破这种带惰性的固定研究模式,就要在历史的结构框架上,以文学思潮为中轴,纵横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几个互相联系而又不尽相同的环节中展开,并以作家和作品作为切入点,进行多向性的、历史的动态研究,这样才能更好地透过各种文学现象,深入揭示文学发展的态势和更本质的东西。

也就是说,文学发展史,要以文学思潮为纲,网络作家、作品、理论、批评,并将它们置于相互联系和不同侧面,才能更清晰、更有条不紊地达到对文学史比较完整的、论证相结合的、体系化的认识。反之,研究文学史如果不包括思潮和与之相关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美学思想,只就具体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和思想价值进行孤立、静态的评价,就难以形成完整的文学体系,全面把握文学的史与论的规律,从而也难以严密地探讨各个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此,历史的研究和本质的研究是文学史的基础研究,只有完成这种研究,才能建立真正的文学史。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文学思潮史的意义是重大的。因为它既是一个理论的范畴,也是一个实践的范畴,可以从总体上发现和把握文学的特性和发展规律,加深理解文学与历史、时代和民族精神的关系,从而推动文艺学的发展。

竹内敏雄曾就研究文学思潮的意义论述道:艺术历史的发展如果仅仅检查历史上点缀着的各个作品,可以从其中看出作家个人的风格,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反映出其真实情况。即使进而比较各个作家的风格,找出他们相互之间的精神作用的联系还是不充分的。我们不能停留在从一系列作品直接看到作家风格和抓住作家自身精神的客观化,以及能够区分为各年龄层的风格上,而是要进一步观察能够证实在其背后掀起大的起伏、流动的艺术精神,并把这一点纳入反映历史风格发展的联系中,我们才能理解真正的艺术史。

各种文学思潮起伏嬗变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从文学本身的内在因素来说,首先是文学自律性的发展和审美价值的变迁。这一点,可以从史的发展角度来审视,文学从反映不自觉的生活意识到自觉的美意识是其自律性发展要求的必然结果。文学思潮最初是以文学的自觉为中心诱发的,而其诱发剂就是美学意识。因为文学创作是从人们对生活的自然感动中,比如对原始劳动生活、原始宗教生活、原始性欲生活和原始色彩生活(对大自然的光与色)的美的感动中产生的,随着文学的自觉,产生以审美意识为基准的文学意识,在这个基础上才逐渐萌生文学思想。从日本文学的发展情况来看,“歌合判词”(赛歌的评判词)、撰定歌集时需要对歌的理解和批评,以及后来出现第一部准歌论《歌经标式》(772)都是从作歌技巧开始,兼含审美价值而逐渐形成文学批评的。也就是说,最初的文学批评是以文学本身内在的客观要求的文学意识为动因,自律地生成和发展的,反过来又促进文学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其次,文学思潮的嬗变往往超越文学本身的自律因素。因为文学在本质上内含审美价值,是以美学为其基础理论的,但又不能归结为美学这单一的层次,它与哲学、伦理、道德、政治、社会、宗教、文化等的思想、观念、思潮有着直接的联系,这种种思想、观念、思潮给文学思想和思潮的发展以本质性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比如,日本古代的固有的神的观念和神道思想,古代后期至中世的大陆佛教儒学思想,对于日本文学思潮的流向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具体而言,如古代的《古事记》(712)等所表现的崇神思想和国家意识,《怀风藻》(751)等所表现的教化文艺观和儒学功利论,以及中世以后的劝善惩恶文艺思想倾向等都是典型的例子。

再次,历史、民族、风土和社会政治条件对文学思潮的生成与发展也有着渊源关系和制约作用。尤其是社会形态的变革、精神结构的变化并由此而产生新思潮的要求,都足以成为各种文学思潮诞生和存在的客观基础。可以认为,文学思潮是社会文化思潮的一种表现,它的发展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也是分不开的,而且往往是在它们的整体制约和影响下,作为一个有机体而运动着的。

最后,文学思潮不仅在文学内部或社会内部主体地发展,而且与外来文学思潮进行交流,这也是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日本文学思潮发展的历史,更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

研究日本文学思潮,也就是在内外因素的历史联系中来考虑其内在发展的自律性和外在交流的主体性,展望其民族的、地域的、整体的特色,这样

就必然涉及日本文学思潮发展的模式。

日本文学及其思潮的发展全过程都受到外来文学及其思潮(比如古代之于中国,近代之于西方)的冲击。外来与固有、传统与现代多种文学因素并存,为日本文学思潮发展模式的选择,提供了前提条件。

日本文学民族化是日本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由民族的、历史的、审美的独特的价值所构造的一种主体精神,它决定日本文学的主体性所在,其自身有着强烈的传承性和延续性。同时日本文学思潮又受到外来文学思潮的影响,置于世界文学思想潮流之中,吸收消化外来的東西,使固有的与外来的、传统的与现代的文学思潮经过冲突、并存而达到融合的程度。其中外来文学思潮滋养着日本文学思想的根,而促使外来文学思想体系发生变化的力量却是其固有的、传统的主体性,最后建立了一种日本独特的发展模式:固有的日本精神、传统的文学思想与古代中国文学思想、现代西方文学思潮“冲突·并存·融合”的发展模式。

当然,建立这样一种发展模式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一个长期的摸索和选择的过程。如古代吸收中国文学、近代吸收西方文学之初,就曾采取过完全“认同”或完全“拒斥”的模式。前者否定日本文学固有的、传统的自律因素,而以外来的文学精神作为决定的因素;后者则否定外来的他律要素,无视外来文学精神所具有的促进固有的、传统的文学思潮创造性转变的催化作用。总之两者都未能正确把握两种文学及文学思潮的对立价值是一个文学整体的综合因素,而不是并列因素,因而往往将某一因素推向极端,未能为日本固有的、传统的文学思潮与外来的文学思潮建立一个并存融合的机制。例如,日本古代文学发展之最初阶段曾盲目模仿中国文学,从借助汉字作为文字表现、完全模仿六朝诗学及其思想,到吸收中国佛儒道文学思想,可以说亦步亦趋,完全未注意到发挥自己固有文学精神的自律性和主体性的作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近代文学在大量涌人的西方文学各种主义思想面前,也曾出现过欧化主义倾向,一度以为追求西方思潮就是维新,因而迷失了传统,盲目地、只在表面层次上囫囵吞枣地学习西方文学新潮。但在明治中期的政治环境刺激下,日本文学又以国粹主义来对抗欧化,将“回归古典”作为规范日本文学的根本,将日本传统的保守性、封建性又推向了极限。

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从文学本身的因素来说,一是对本国文学及文学思想固有的、传统的东西缺乏自觉的认识,二是对外来的文学及文学思想缺乏足够的了解,因而未能对两种异质的文学及文学思想进行深入的比较和